

永樂北藏



永

樂

北

藏

趙樸初題



佛本行集經卷第十二

事二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遊戲觀矚品第十二

爾時太子生長王宮孩童之時遊戲未學年
滿八歲出閤詣師入於學堂從毗奢蜜及忍

事二

天所二大尊邊受讀諸書并一切論兵戎雜
術經歷四年至十二時種種技能徧皆涉獵
既通達已隨順世間悅目適心縱情放蕩馳
逐聲色曾於一時在勤劬園遨遊射戲自餘
五百諸釋種童亦各在其自己園內優遊嬉

戲時有群鴈行飛虛空是時童子提婆達多
彎弓而射即著一鴈其鴈被射帶箭遂墮悉
達園中時太子見彼鴈帶箭被傷墮地見已
兩手安徐捧取取已跣趺安鴈膝上以妙滑
澤柔潤水波萬字輪文福德之手細軟猶如
芭蕉嫩葉左手擎持右手拔箭即以酥蜜封
於其瘡是時提婆達多童子遣使人來語太
子言我射一鴈墮汝園中宜速付來不得留
彼是時太子報使人言鴈若命終即當還汝
若不死者終不可得時提婆達多復更重遣

使人語言若死若活決須相還我手於先善巧射得遇墮落彼云何忽留太子報言我已於先攝受此鴈所以然者自我發於菩提心來我皆攝受一切衆生況復此鴈而不屬我以是因緣即便相競集聚諸釋宿老智人判決此事是時有一淨居諸天變身化作老宿長者入釋會所而作是言誰養育者即是攝受射著之者即是放捨時彼諸釋宿老諸人一時印可高聲唱云如是如是如仁者言此是提婆達多童子共於太子最初構結怨讎

因緣復有一時其淨飯王共多釋種諸童子輩并將太子出外野遊觀看田種時彼地內所有作人赤體辛勤而事耕墾以牛縻繫彼犂耨端牛若行遲時時捶掣日長天熱喘呬汗流人牛並皆困乏飢渴又復身體羸瘦連骸而彼犂場土塢之下皆有虫出人犂過後時諸鳥雀競飛下來食此虫豸太子觀茲犂牛疲頓兼被鞭撻犂耨研領鞅繩勒脰血出下流傷破皮肉復見犂人被日炙背裸露赤體塵土全身烏鳥飛來爭拾虫食太子見已

起大憂愁譬如有人見家親族被繫縛時生
大憂愁太子憐愍彼諸衆等亦復如是見是
事已起大慈悲即從馬王捷陟上下下已安
詳徑行思念諸衆生等有如是事即復唱言
嗚呼嗚呼世間衆生極受諸苦所謂生老及
以病死兼復受於種種苦惱展轉其中不能
得離云何不求捨是諸苦云何不求猒苦寂
智云何不念免脫生老病死苦因我今於何
得空閑處思惟如是諸苦惱事時淨飯王觀
田作已共諸童子還入一園是時太子安詳

矚盼處處經行欲求寂靜忽見一處有閭浮
樹條幹滑澤端正可憐鬱翳扶踈人所樂見
見已即語諸左右言汝等諸人各遠離我我
欲私行是時太子發遣左右悉令散已漸至
樹下到樹下已即於草上跏趺而坐諦心思
惟衆生有於生老病死種種諸苦發起慈悲
即得心定彼時即便離於諸欲棄捨一切諸
不善法思惟境界分別境界欲界漏盡即得
初禪我身亦自有如是法未免此法未度此
輪當思惟時有五神仙飛騰虛空自在而行

有大威德有大勢力具足巧通毘陀之論善
解諸術從南向北經彼園林閭浮樹上而欲
飛過即不能去各相謂言我等往昔去來自
恣穿過須彌出諸神通種種示現乃至到於
毘沙門宮大天王所或至阿羅迦槃多城亦
能穿過彼城多有種種夜叉諸惡神等我亦
曾經彼上飛過而此樹端我亦曾經無量過
度不曾有礙不失神通今日以誰威德力故
令於我等退失神通不能得過彼等仙人即
觀其樹遂見太子在樹陰下跏趺而坐威光

巍巍顯赫難觀彼等見已作是思惟此坐是
誰將非是彼大梵天王世間之主或復是彼
吃沙那天欲界之主或天帝釋或毘沙門大
庫藏主或月天子或日天子或復是於轉輪
聖王或此坐者將非是佛出現世乎然今此
人威德甚大爾時彼林守護之神告諸仙言
諸仙人輩此非大梵世間天主非吃沙那欲
界之主亦非天帝及毘沙門庫藏之主亦復
非是日月天子此之太子名悉達多是淨飯
王釋種童子諸仙當知大梵天王所有威德

其吃沙那天主帝釋毘沙門王庫藏之主月
天日天轉輪聖王諸威德等比悉達多太子
所有一毫威德彼諸威德十六分中不及其
一是故汝等至此樹林欲上飛過神通有限
不能得度時彼諸仙聞護林神如是語已從
事二
虛空下住太子前各各說偈讚歎太子時一
仙人而說偈言
世間煩惱火熾然 此能出生法池水
既得如是微妙法 滅彼煩惱火燼無
復有一仙而說偈言

世間愚癡甚黑暗 此能出生智慧光
既得如是微妙法 照彼昏盲一切世
復有一仙而說偈言
憂惱曠野大澤中 此大馱乘能勝致
既得如是微妙法 能度三有諸衆生
復有一仙而說偈言
一切世間煩惱纏 此能方便令解脫
既得如是微妙法 能脫一切諸結縛
復有一仙而說偈言
世間所有生死痼 此大醫師能治療

既得如是微妙法 能治一切生死病

時諸仙人各各說偈歎太子已接足頂禮右

繞三帀飛騰虛空相隨而去時淨飯王須臾

之間不見太子心內即生不喜不樂而問人

言我之太子今在何處

第二

此上兩句
梵本重稱

忽然不見

是時諸臣東西南北交橫馳走尋覓太子莫

知所在時一大臣遙見太子在彼閭浮樹陰

之下思惟坐禪復見一切樹影悉移唯閭浮

陰獨覆太子時彼大臣見於太子有是希奇

難思議事即大歡喜踴躍充徧不能自勝急

疾奔馳走詣王所至已長跪依所見事即說
偈言

大王太子今在於 閭浮樹陰下端坐

跏趺思惟入三昧 光明照耀如日出

此實真是大丈夫 樹影卓然不移動

唯願大王自觀察 太子相貌坐云何

譬猶大梵諸天王 亦如忉利天帝釋

威神巍巍光顯赫 徧照於彼諸樹林

時淨飯王聞已即詣閭浮樹所遙見太子在

彼樹間結跏趺坐譬如黑夜視山頂頭大聚

火光出猛明炎威德顯著炳照巍巍如重雲
間忽出明月亦如暗室然大淨燈時王見已
生大希有奇特之心徧體顫惶身毛悉豎即
頭頂禮於太子足歡喜踴躍而作是言善哉
善哉我此太子大有威德說偈讚曰

如夜大火聚山頂 似秋明月敞雲間
今見太子坐思惟 不覺毛張身戰慄
時淨飯王說偈讚已更復頂禮於太子足重
說偈言

我今再度屈此身 頂禮千輻勝妙足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從生已來至今日 忽復得見坐思惟

時有擎挾筵蹄小兒隨從大王啾呖戲笑有
一大臣咄彼小兒作如是言汝小兒輩幸勿
唱吟時諸小兒報彼臣言何故不聽我等喧
適爾時大臣即以偈頌答彼一切諸小兒言

第二

日光雖極熱猛盛 不能迴彼樹陰涼
復有最妙一尋光 威德世間無有匹
思惟端坐於樹下 不動不搖如須彌
悉達太子內深心 樂此樹陰當不捨
彌術爭婚品第十三之一

第六五冊

爾時太子漸向長成至年十九時淨飯王爲
於太子造三時殿一者暖殿以擬隆冬第二
涼殿擬於夏暑其第三殿用擬春秋二時寢
息擬冬坐者殿一向暖擬夏坐者殿一向涼
擬於春秋二時坐者其殿調適溫和處平不
寒不熱復於宮內後園之中堰水流渠造作
池沼栽蒔種種衆雜名花所謂優鉢羅花波
頭摩花拘勿頭華分陀利花爲於太子作喜
樂故復有無量無邊諸人各自職司侍衛太
子或復有人按摩太子或復有人柔輓太子

或復有人以諸香油塗搽太子或復有人洗
浴之時揩拭太子或復有人澡浴之時供香
湯者或有染髮梳頭髮者或復有人執鏡照
者或執塗香或執眼藥或復有執熏衣香者
或執牛黃或執華鬘或復有執種種雜色微
妙衣服立太子前常擬供奉太子著者其衣
悉是迦尸迦衣執已曲躬須者即進其太子
父輸頭檀王所著衣裏若迦尸迦外表則用
其餘諸物太子不然所服之衣內外悉用迦
尸迦作太子左右及執作人僮僕男女諸僕

從等皆悉餒以粃糧之飯雜肉麇醬或臠或羹太子一身別置妙好香美粃果精細揀擇羹臠雜菓百味蘭餽種種珍羞及諸餅果如是無量日別恒常晝夜修營各皆新造以擬太子又持白蓋覆太子上或晝夜戲零露風霜或復晝遊塵埃日照時淨飯王既見太子年漸向大心中復憶阿私陀仙受記之語集諸耆舊釋種大臣而作是言汝等親族曾聞知不我此太子初生之時召諸解相及婆羅門阿私陀等皆記之言其若在家定當得作

轉輪聖王若捨出家必得成就於無上道而我等今作何方便令此童子得不出家諸釋親族即報王言大王今當速爲太子別造宮室令諸姝女娛樂嬉戲是則太子不捨出家而有偈說

阿私陀所記 決定無移動 諸釋勸立殿
望使不出家

如是方便我等釋種可得興盛能令一切恭敬尊重不爲果散諸王所欺時淨飯王復語釋種諸親族言汝等當觀誰釋女堪與我太

子悉達爲妃爾時五百諸釋種族各各唱言

我女堪爲太子作妃

上兩句梵本
悉再稱今畧

時淨飯王

復自思惟若我今日不共太子如是籌量忽

取他女與其作妃脫不稱可則成違負若我

今共太子語論太子意深終不肯道我今孤

第二

疑作何方便復更思惟我今可以種種雜寶

作無憂器持與太子令太子用施諸女人密

遣使覘觀察其意看於太子眼目瞻矚在於

誰邊我即娉取與其作妃時淨飯王即遣造

作雜寶玩弄無憂之器所謂金銀種種雜飾

造已即於迦毘羅城振鐸唱言從今已去至

七日來我太子欲見於釋種一切諸女見已

欲施一切雜寶種種玩弄無憂之器城內所

有一切諸女悉可來集於我宮門爾時太子

六日已過至第七日於先出在王宮門前據

筌蹄坐是時城內一切諸女皆以種種雜寶

瓔珞各嚴其身來集宮門欲見太子復欲受

取種種諸寶無憂之器是時太子見諸女來

即持種種寶器施與彼等諸女從四方來見

太子者以是太子威德大故諸女不能正看

太子但取寶器各各低頭速疾而過寶器盡
已最後有一婆私吒族釋種大臣摩訶那摩
其女名爲耶輸陀羅前後侍從衆多婢媵圍
繞而來遙見太子眈眈注睛舉眉雅出瞻觀
直眊目不斜闕漸進前趨來近太子如舊相
識第二曾無愧顏即白太子作如是言太子今可
與我雜寶無憂器來太子報言汝來旣遲皆
悉施盡彼女復更白太子言我有何過汝今
欺我不與寶器太子答言我不欺汝但汝後
來自不及耳是時太子指邊有一所著印環

價直百千從指脫與耶輸陀羅耶輸陀羅白
太子言我於汝邊可止直於爾許物耶太子
報言我之所著自餘瓔珞任意所取彼女白
言我今豈可剝脫太子只可莊嚴於太子身
語於太子作是言已心不喜歡即迴還去爾
時世尊成道已後尊者優陀夷而白佛言世
尊云何如來在王宮時將身一切無價瓔珞
脫持施與耶輸陀羅不能令彼心生歡喜佛
告尊者優陀夷言汝優陀夷至心諦聽我當
說之耶輸陀羅非但今世與其瓔珞今不歡

喜其往昔來曾因少緣生瞋恨故雖復多種珍寶布施猶不歡喜優陀夷言甚奇世尊此事云何願爲我說爾時佛告優陀夷言我念往昔無量世時迦尸國內波羅奈城時有一王信邪倒見而行治化彼王有子造少罪德父王驅擯令出國界漸漸行至一天寺中共婦相隨居停而住時彼王子所將食糧皆悉罄盡王子遊獵殺捕諸虫以用活命所獵之處見一鼃虫赴而殺之即剥其皮肉水中煮其欲向熟汁便竭盡是時王子語其婦言肉

不好熟卿更取水彼王子婦即便取水婦去已後王子飢急不能忍耐即食鼃肉一切悉盡不留片殘時王子婦取水迴還問其夫言此中鼃肉今在何處王子報言鼃忽然活今已走去其婦不信何忽如是鼃煮已熟云何能走婦心不信而意思念必是我夫飢急食盡誑我言走情懷瞋恨心常不歡於後數年其父命終時諸大臣即迎王子灌頂爲王既作王訖所得衆寶及諸奇珍種種衣裳無價之物皆悉與妃其妃雖納而面顏色不悅如

前爾時彼王語其妃言我一切寶無價之物
以持賜妃何故顏色而不歡悅如前不異時
其夫人即說偈頌以報王言
最勝大王聽 往昔遊獵時 執箭或持刀
射殺野鼃死 剥皮煮欲熟 遣我取水添
食肉不留殘 而誑我言走
告優陀夷此汝當知爾時王者我身是也其
王后者今日耶輸陀羅是也我於爾時少許
犯觸續於後時多以財寶與望和適而其懷
恨猶不歡喜今日亦然雖將無量諸種錢帛

亦不能令其心歡喜時淨飯王所遣密使察
太子者一心覩於太子眼目其所瞻矚共於
諸女相當語對而彼密使委悉皆知知已即
時往詣王所而白王言大王當知有釋大臣
摩訶那摩其女後來太子共語數番往復兼
且微笑停住少時調戲言語太子彼女二顏
俱悅彼此答對四目相當時淨飯王聞彼密
觀如是語已心內思惟太子意欲得彼女耶
時淨飯王看好吉宿良善之日即喚國師婆
羅門來使向釋種摩訶那摩大臣之家而作

是言知卿有女今可與我太子作妃是時國師聞王語已即詣釋種摩訶那摩大臣之家作如是言摩訶那摩王勅如是時釋大臣報國師言我釋迦法相承如是若有技能勝一切者於彼人邊即嫁女與若無技能不得與女大王太子生長深宮耽湏嬉戲未曾學習無有技能弓射天文兵書戎仗一切戰鬪捕力拳捷悉未工閑我何故今無藝人邊而嫁女與是時國師聞是語已還至王所將如是語具白於王時淨飯王聞此語已心懷愁惱

如是思惟摩訶那摩此語如法向我實論無一虛妄雖作是念而王內心悵快默然迷悶而住其狀如似坐禪思惟太子是時見父王面失於容色悵快不歡猶如坐禪思惟一種見是事已漸至王所而問王言未審父王以何緣故如是愁惱獨坐思惟作是語已時淨飯王答太子言子不須問我如此事太子再問父王重止太子如是三問父王大王要須報我所以解我心疑時淨飯王三見太子問如是事即向太子如前所說太子知已問父

王言父王頗知父王城內有人能出與我共
試技藝以不時淨飯王聞此語已即大歡喜
踊躍徧身不能自勝即更重審問於太子作
如是言善哉太子汝實能摘諸技藝不太子
答言大王善聽我今實能大王但當速集諸
釋一切童子共我摘試諸有技藝時淨飯王
勅迦毘羅城內街巷四衢道頭悉教振鐸大
聲唱令從今以去計至七日我之儲宮悉達
太子今欲出其所有諸技若有解者悉令聚
集共摘試看時六日過至第七日五百釋種

第十二

十二

諸童子等悉達爲首並皆聚集聚集訖已相
共出城至一寬地是諸童子出技能處時釋
大臣即好莊嚴耶輸陀羅爲上勝者作如是
言誰能善通一切技藝最勝上者即以此女
與其作妻時淨飯王共諸釋種耆舊長德於
先而至復有無量無邊雜姓男子女人童男
童女皆悉聚集諸彼試場寬地之所欲觀太
子及諸釋種一切童子摘試技能誰最爲勝
是時有諸釋種童子文學快者先共太子試
於手筆時有釋種相共謂言令者宜令毘奢